

姚家的大全是哥哥，小全是弟弟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。我们在一个小学上学，小学也在院子里，这是一个大院子。大全比我高一级，可是他长得高，稳重得很，特别挺拔，所以好像比我大得多。小全比我低一级，羞羞怯怯，说话细声，脸上总是笑着，所以好像比我小得多。

暑假、寒假，我是常去他们家玩的。小孩喜欢到一家人家去玩，并不是那家人家一定有好玩的东西，而是因为喜欢一起玩的小孩，而且踏进那门槛不会让你胆怯，跨出离开也不用客客气气，不用说再见。这样的门槛真是只有童年之间才会有，长大后就很难再会有，很难了。

我们不做功课，不说成绩，我很会打弹子，但是大全和小全不打弹子，所以我们也不一起打弹子。大全很会打扑克，他“争上游”不慌不忙，打四十分智慧也超过年龄，而小全呢，只是笑嘻嘻地看着。

微信朋友圈，美文美图常有，视力不好，多数都错过了，近日看到两则漫画配文字，或亦可称文配图，读来颇有趣。

第一则。很有故事情节。下面转述一下画面和文字。甲富翁和乙富翁晚上一起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发现地上有坨狗屎。甲对乙说，你敢吃掉这坨屎，我给你一亿。乙想了想，这些年的成功吃了多少苦，这坨屎算什么，于是二话不说，给了乙一亿支票。两人继续走，又碰到了一坨狗屎，这次是乙开口了。乙对甲说，你能吃掉这坨，我也给你一亿。甲正为刚刚损失的一亿心疼，现在有机会追回，二话不说，同样也低下了头颅，之后乙也给了他一亿。最后是两人抱头痛哭的画面。

吃屎的故事，难免有恶俗之嫌，我初看时，感觉亦如此。但细想，又不得不佩服编撰者的匠心生来。故事编得夸张且促狭，却也畅快淋漓地暴露出人性来。初始，甲想比一比同是富人谁更有尊严，于是情愿损失一亿，要让同行的乙吃坨狗屎。开始，乙觉得金钱比尊严更实惠，于是低下了头颅，可完事后，方觉自己尊严已全无，于是他情愿吐出这一亿，让甲步其后，同样扫尽颜面。而有了尊严却损失了大把金钱的甲，事后觉得不划算，现在有机会能挽回损失，何乐不为？于是也低下了头颅。最后的痛哭悔恨，是因为最终谁都没有得到丁点好处，相反都自取其辱。这是一则关于金钱与尊严的故事，编撰者也把问号丢给读者，有时当实利与尊严只能择一弃一时，你舍谁？

再说另一则。画面上一个小孩，高举双手做投降状往前奔逃，因为奔跑剧烈，手上的计算器也被摔了出去，后面一个大人，手里扬起一把鸡毛掸子拼命追赶这孩子。画面上有这几个字：刚才我爸叫我去拿计算器，我问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就挨揍了。

我猜想，看到这幅画，读了这行字，无人会不笑。当爸爸的问题孩子要计算器，孩子有好奇心，问了一声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错吗？没错。做父亲的听到儿子对他说了一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勃然大怒，有错吗？也没错。因为多数情况下，对一个人说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大家的共识是，这是极其藐视人的粗话，是已经不把对方当人看了，显然是侮辱人的行为。

当然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，儿子问出这句话，照理父亲不该有误会的，但这幅画的作者，是有意要把这句话拿来玩一玩，博人一笑，汉语多义性复杂性的魅力也在这儿显示了。由此想到，有些漫画的精彩，是因为文字参与了担当，譬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亦多是文字完善了意境。

我还看到过另外一幅也是大人打孩子的漫画，那幅漫画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。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，一手挥握棍棒，一手拎扯小孩的耳朵。画面上，大人嘴里吐出一行字：现在都提倡五讲四美了，你他妈的还满嘴脏话！当我在课堂上把这幅画介绍给学生时，教室里顿时笑得人仰马翻。想来若用这幅画的意思来做一篇文章，是可以洋洋洒洒写上不少的，但此画作者，只寥寥几笔配上一行字，就胜过一篇大文章了。

他们父母不是公安局的，可他们家不知怎么会有关于破案的书，大大的开本，灰灰黑黑的印刷，大全搬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这些小孩怎么看得懂，所稳重得很，特别挺拔，所以就觉得很神秘。大全好像很懂似地给我们讲，男孩本来就喜欢侦察、破案、抓坏人，听大全讲，就觉得他特别牛，那时的大全，装神弄鬼得让我们全佩服他！

大全也讲过福尔摩斯给我们听，我们都听得像个呆子。我知道了柯南·道尔那个名字，知道了华生，那时上海最好的电风扇也叫华生牌。当浑身闪着银色磷光的巴斯克维尔猎犬在夜晚忽地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被吓得半死。它是从大全的嘴里窜出来的，大全讲的时候明明是大白天，可是也把人吓得半死！我本来就是一个胆小鬼，在家里不敢一个人到三楼去，现在更加不敢了！老想着那呼地一道的银色磷光。大全讲的时候还用手从左面往右面忽地划一

飞快猎犬

梅子涵



暖冬（油画）杨继锋

下，那是一道磷光闪闪的电，血盆大口，吐出了舌头。大全啊，你是会很吓人的，在童年相近的那个岁数里，你真是最有水平，最会讲故事！虽然我家有不少文学书，可是故事的迷人，我的确是从他的嘴里得到了不少，他的能窜出一条可怕猎犬的嘴巴，算是我童年的一个珍贵小书场！童年的阅读不一定在课堂、书店、图书馆，也会在别的一个什么地方，比如一个别的小孩的家里。

中午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是下面条吃。那时的人家都买新鲜标准粉切面吃，但是大全家吃精白粉卷面，价格比切面贵。所以这在我们小孩眼里也就有了不起。每当他们开始下面条吃了，我们也就回家了。中午，外祖母总是炒蛋炒饭给我吃，我吃厌了，觉得吃精白粉卷面高级。后来，大全进中学了，我家搬走了；我也进中学了，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重点中学上学，就没有继续地交往。但是小全常

天晴得稳稳的，阳光很美。我不记日子，只晓得大寒过了，一会儿就要立春。

哪天过年呢？

除了给自己做最简单的一日三餐，就只是坐在暗处喝茶，散漫地想些往事，在脑子里过过旧电影，放一部黑白的老纪录片，打打盹儿，看会儿手机……阳光很快就离开了，屋子暗下来，也才不过四点多钟。然后就是静静的夜晚，写几个字，看几集烂片，上床睡觉。几乎天天如此。



子涵夜话

常来找我玩，他走好几站路到我家来，我们就到马路上去逛，小全也在我家吃过一两次饭，我很想对他说，他家下卷面吃的时候我其实也很想吃。我和小全到公园里玩，前门进公园，后门出来，后门出来的马路通往那个大院子，通往小全的家，我和小全

慢慢地在路上走，小全笑嘻嘻的，我也不多说话，那时我的性格也是腼腆腼腆，我还带他到体育场后面的小河边钓鱼，有的时候会陪着他走回家，然后我再回家，他就像是我的一个弟弟一样，他真是一个特别安静和文雅的男孩子，我的外祖母非常喜欢他，外祖母有时会

说：“小全有一阵子没有来了。”小全对我外祖母也亲近，笑笑着喊她奶奶。

后来小全也上中学了，我们几乎就没有再见到了。童年离开得不知不觉，青年也离开得稀里糊涂，那么多年的岁月像巴斯克维尔猎犬一样快，无影无踪。前几年那个大院

平淡的自己

吕晓涓

这样生活状态下的自己，是我想要的自己吗？仔细想想，还真是的。最好的自己大抵不过是习惯的自己，不变的自己，不受打扰的自己，最舒适的自己。这是我的认为。人家怎样认为和我并不相干。最成功的自己，最辉煌的自己，当然就是人们认为的最好的自己。但那一定不是最天然的自己。做自己最大的问题在那一个做字，自己分明是一种生命流程，是一个动态，好好坏坏，本来是随机的，你去做，你去固定，怎么可能呢。实在要做，做一个平淡的自己吧。

这是一座梅园，因为它植有冬日标志性的植物梅花，好像这一带只有这一座花园植有梅花，与此一条马路相隔，对面的那座花园里面植有三五株的樱花，还有一架紫藤，那是一座春日的花园。

果然，梅花已经开放了，满目的荒寒当中，一点梅色盈梢，成为最早的一抹春色。总

冬日梅园

玉玲珑

共有六株梅花，位于南侧的那三棵干枯的枝条上已经打上了星星般的花苞，有的包裹严密，上面还披覆着一层深褐色的鳞片，有的已绽破鳞片，嫣红的一点，现出了里面的玉质精华，只两三梅朵初绽已是绝世的喧妍。姜夔在他的咏梅篇《疏影》里有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”的句子，形容刚绽开的梅花如珠玉般缀满枝条，果然如此。空气中有香气在流动，很清灵，梅花就是这样，开得绚烂之极，却始终有一种神情骨冷的气度。大概缘于梅发于枯枝之上，梅花的清新隽永与枝干的苍劲朴拙浑然一体，所以提到梅一定是带枝干的梅，而不是单指花。林逋有名句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，可谓道尽了

日本奈良法隆寺“最后的宫殿木匠”西冈常一师徒出了一套《树之生命木之心》，凡三大册，真好，其中颇多有启迪的段落，关于自然，关于手工艺。法隆寺我去了两趟，买过两样纪念品，一为飞鸟时代壁画天人的水印复制品，一为赤肤烧的忍冬纹陶瓦当，素雅得很。

按照工艺美术史的说法，忍冬纹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，是所谓唐草纹里面最重要的一种。又据说，这图案是古希腊传入中国的。

忍冬，金银花是也。早些年，喉咙痛，药店里买一包，泡水喝，其味颇不劣。《上海常用中草药》是七十年代的一本小册子，六十四开，套着褐色的塑料皮，和《新华字典》一般。翻开来，第一个便是用于清热解毒的金银花。言郊区均有其分布，生于篱畔林边。五至六月采收花，七至九月采收藤，十月至十一月采收果实。这介绍极确。

在上海城区里，极少会见到忍冬，即便有，亦以盆栽为多。我住虹桥的时候，楼下朱阿姨家倒是有株，种在小院里，每年五月，爬满矮墙，幽香袭人。院子里有只白头翁，花叶一发，便日啄花藤，初以为食，不久，朱阿姨便发现不远处的桂花树上多了一个精致的巢，那建筑材料中，包含了不少忍冬的枯藤与树皮。

张恨水云，金银花之字俗，而花则雅。忍冬花期不算久，但一波一波也有不短的时间，花不大，轻盈飘逸，枝蔓缠绕，连绵不绝。其叶则凌冬不凋，加上自古便传有久服益寿之效，便更增添了吉祥如意的味道，这大概是千年前的艺术家要把它画下来的原因吧。

余少时，性喜涂鸦，邻居任奶奶发现了我的“天赋”，时常拿出她珍藏的花样，让我帮她画几份，那些花样都很久远了，描摹它们，耗掉了我许多放学以后的时光。有一种纹样，鞋子上的，我画过很多遍，后来方知，这便是忍冬纹。

青国历史上，那么多花的图案，忍冬纹似乎格外受青睐，三两片叶子，一两根茎蔓，简洁、舒展，无论平视，还是仰视，都如此柔美祥和。

庞薰莱先生在中国图案艺术领域有其极高地位，他有一部《图案问题的研究》，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，绝版多年。中有一节“图案有没有思想性”，庞氏认为，花草纹样，如牡丹、菊花，人民熟悉这些花、喜爱这些花，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与喜爱，就是有思想性。今天看来，这样的说法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
五六年前，我买了一大株忍冬，有手腕粗，植向阳处，任其攀爬木栅之上，逢花季，繁花满架，蜜蜂嗡嗡嗡嗡。我每每想到博尔赫斯的《礼物》：“如此幸福的一天。雾一早就散了，我在花园里干活。蜂鸟停在忍冬花上，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。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，我都已忘记。”

忍冬开了花，虽然知道可以药用，却不忍摘它下来。话说我曾经在一个网络社区，分享一些种花的故事，有一个人见了我的忍冬花照片，便向我讨一些藤蔓，说家里小孩子生了痱子，需以煮水洗澡，我按照那地址快递了一包过去，却没了下文，终不知道是否有效。按照庞先生的理论，忍冬既然于人有利益，应该也有了思想性吧。

梅的神韵。

梅可闻其香，辨其色，赏其态，形神俱佳，风骨清逸，某种意义上暗合了中国文人的某种精神诉求，故梅有一种文人气，梅兰竹菊，梅总是排在第一位的。

古人有折梅的习俗，在古代，人们常折一枝梅花置于书案，成为案头清供。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叫做《岁朝清供》，文中有这样一段，“曾见过一幅画：一间茅屋，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，内插梅花一枝，正要放到案上，题目：‘山家除夕无他事，插了梅花便过年。’”是啊，梅花一开，春天就要到了。

冬天寒素，但是梅花是明亮的，梅花一开就锦绣成文，整个园子就有了生机，冬天只要有梅花这个地方就不会荒凉。在它的香氛中徘徊，清新又雅洁。晏殊有一句词，小园香径独徘徊，写的是春天，他独自一人在花园里，面对落花难免会有些惆怅无奈。现是冬天，梅开春近，总会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欣喜，但是这种欣喜只是小确幸，又不适合张扬，它适合独自一个人默默体味，不妨把小字去掉，替换上一支梅，梅园香径独徘徊，孤独而惬意，正是我此时的心境。

十日谈

梅花消息

责编：刘芳

明起刊登一组《过有品质的年》。

